茅盾全集

第十二卷

散文二集

中国革命博物馆
分类号——：
登记号108166

人民文学出版社

本卷校注者：王中忱
校注定稿者：丁尔纲　查国华　叶子铭

茅盾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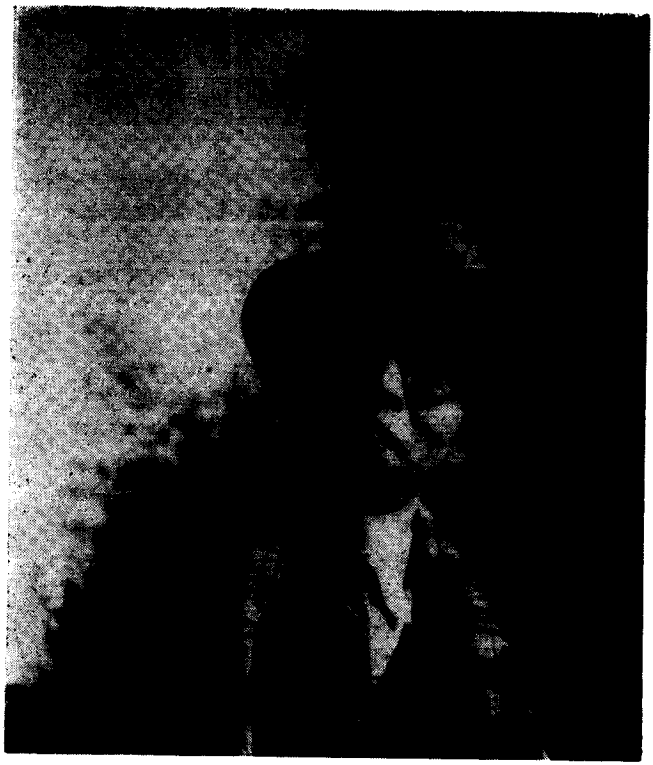
第十二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1986年北京第1版
1986年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10019·3949　定价 5.25 元

本卷说明

本卷收作者在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九年间创作的散文六十二篇。这些作品大多曾先后收入桂林文光书店出版的《见闻杂记》(一九四三年四月)、重庆良友复兴图书印刷公司出版的《时间的记录》(一九四五年七月)、大地书屋出版的《时间的记录》(一九四六年十一月)、新群出版社出版的《生活之一页》(一九四七年三月)、新加坡南洋出版社出版的《生活之一页》(一九四九年六月)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茅盾文集》第九卷(一九六一年十月)、第十卷(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及《茅盾散文速写集》(一九八〇年十二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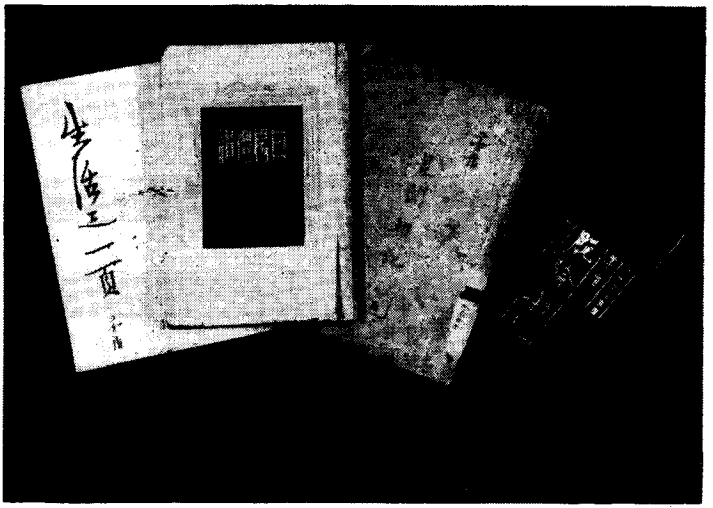
所收各篇，均按发表时间先后为序。除《如是我见我闻》及个别未曾编集的散篇据初刊文字校订、注释外，余均据《茅盾文集》、《茅盾散文速写集》并参照初版本、初刊文字校注后编入本卷。



一九三九年一月摄于昆明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一九四〇年夏与孔德沚在延安桥儿沟



《见闻杂记》、《白杨礼赞》、《生活之一页》、《脱险杂记》书影

一九四六年夏与孔德沚在上海大陆新邨

目　录

海防风景 …… 1
为了纪念鲁迅的六十生辰 …… 7
旅途见闻 …… 11
风景谈 …… 13
雾中偶记 …… 19
如是我见我闻
一　弁言 …… 22
二　兰州杂碎 …… 24
三　风雪华家岭 …… 29
四　白杨礼赞 …… 34
五　西京插曲 …… 36
六　市场 …… 46
七　“战时景气”的宠儿——宝鸡 …… 48
八　“拉拉车” …… 51
九　秦岭之夜 …… 54
十　某镇 …… 57
十一　“天府之国”的意义 …… 60
十二　成都——“民族形式”的大都会 …… 62
十三　“雾重庆”拾零 …… 65

十四　最漂亮的生意 ……73
十五　司机生活片断 ……75
十六　“如何优待征属” ……80
十七　贵阳巡礼 ……83
十八　旅店小景 ……87
大地山河 ……92
客座杂忆
《新青年》谈政治之前后 ……95
周、杨姻缘之一幕 ……97
民九以后沪报之副刊 ……100
陈某之春婆一梦 ……102
记李汉俊 ……103
民十前后上海戏剧界 ……104
萧楚女与恽代英 ……107
武汉时代之民运 ……110
工商学联合会时代之上海学联会 ……111
湘人之幽默 ……113
“算盘珠”与“酱色的心” ……115
所谓“小拉塞尔”者 ……118
“两湖书院”之风光 ……119
开荒 ……121
记“鲁迅艺术文学院” ……123
一段回忆 ……132
新疆风土杂忆 ……136
回忆是辛酸的罢，然而只有激起我们的

奋发之心！…… 158
太平凡的故事…… 163
归途杂拾
一 九龙道上 …… 172
二 东江乡村 …… 177
三 烧山 …… 180
四 惠阳 …… 181
五 “韩江船” …… 184
六 老隆 …… 190
谈鼠 …… 193
时间，换取了什么？ …… 198
永远年轻的韬奋先生 …… 202
旧书铺 …… 205
马达的故事
一 马达的“屋子” …… 209
二 马达的烟斗和小提琴 …… 211
不可补救的损失 …… 217
悼念胡愈之兄…… 220
不能忘记的一面之识 …… 226
悼六逸 …… 233
森林中的绅士…… 237
记Y君 …… 241
生活之一页
一 房东太太 …… 261
二 房东先生 …… 265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三　C君的书籍下落如此 …… 269
四　又一个房东太太 …… 272
五　时间怎样消磨 …… 276
六　“鸵鸟”们的恐慌 …… 279
七　“好”消息与坏消息 …… 282
八　“巷战”——但也是“尾声” …… 286
九　再迁 …… 290
十　一九四一的最后一天 …… 295
十一　香港死了！ …… 301
忆洗星海 …… 309
我们有责任使他们永远不死 …… 314
我所见的陶行知先生 …… 317
回忆之一页 …… 319
记香港战争时韬奋的琐事 …… 325
忆谢六逸兄 …… 328
悼佩弦先生 …… 335
脱险杂记 …… 337

海防风景*

法国邮船公司的“小广东”号据说是来往于香港海防①间第一等的船只。并不怎样大，可是走的快。

头等舱的“吸烟室”里，有一只大菜橱，下层权充“图书馆”，放着些法文书报，其中有一二本想来最受欢迎，书角都卷了，看书名仿佛是《安南②游览指南》之类，有几幅海防风景的插图。“吸烟室”壁上也挂有海防风景的照片，从照片看，海防也是美丽的呵！

但是上岸以后劈头遇见的“风景”却是“黑房子”。

事情很简单：旅客上岸以后就被指挥着进入了一座没有窗子的像是货仓的大房（后来知道这就是检查行李的地方）。人全进去了，门也随即关上，黑洞洞地沿着木板长桌布成的夹道走，接着又从旁的旅客的嚷声中知道了“命令”：把随身带的小物件放下，——就是放在木板长桌上。接着又被驱着走出

---

* 本篇最初收入桂林文光书店出版的《见闻杂记》，一九六一年收入《茅盾文集》第九卷时，作者曾略作删改。现据《见闻杂记》收入本卷。

① 海防　位于红河三角洲，临北部湾，西距河内约一百公里，为越南的重要港口城市。

② 安南　即越南，唐时隶属安南都护府；南宋时封为安南国。故我国旧称越南为安南。

另一个门，门口有一个法国人和一个安南人，施行“人身检查”。我手里还有一个小小的文书皮包，安南人劈手便抢了去，可是我另一手里却拿着轮船上给的“头等舱客人有尽先验放行李的优先权”的证明纸，我将这纸向法国人一扬，于是他从安南人手里拿过我的文书皮包来还我，用英语说：“你是头等舱客人。抱歉。”不过我仍旧张开文书皮包的口来，他张望了一下，就完了，——算是“尊重”头等舱客人，没有搜我的身上。

我们在“黑房子”外面等着，看见行李一车一车来了，我们的和别人的混乱的放着，伕子们推着，在轻便铁轨上辘辘地都进那“黑房子”去了。也有在半路被提来，随即验看了放行的，——这想来就是所谓“优先权”罢？但我们的，是都进了黑房子去了。

这以后，像在做梦了。人们被吩咐再进“黑房”，被吩咐把自己的行李有锁的都开了锁，捆扎着的都解了索，然后又被吩咐走出那“黑房子”，——是从“出口”走，就是在检验员面前走过，最后是大伙儿攒集在“出口”的门前等候认领自己的行李。

然而旅客们也有仍旧留在“黑房子”里的，这是为了要照顾自己的已经解开了的行李。我们一行有六人，分一半在外等候认领，又一半在内照顾。我是分派在内的一人。“小广东”虽小，载来的行李可不少，“黑房子”里堆得满满的，高高的，我又高高的站在行李顶上，而且是很近“出口”处，——就是神圣的检验场所。

我看见了检验是怎样进行的：解开了的行李一件一件在

木板长桌上杂乱而下，安南人助手很熟练地把双手在箱筐中来一个左右包抄，于是“内容”跃然而出，赫然全陈于贵目，法国人的检验员再用手在这里面一翻，倘无疑问，这就在箱面上划了白粉字，助手又很敏捷地将“内容”纳回，这时箱盖是没法闭上了，箱子就这样开着大门，满载着溢出口外，而且摇摇欲坠的“内容”，pass① 过去了；站在“出口”处的伕子就这样的接了出来，放（幸而是放）在“门”外地上。这以后，是旅客们的事了，认领，整理，闭上了箱盖，上锁。

这样“科学”的而又“合理”的检验方法，不知是谁发明？人和行李分开，而一人的行李又被前后分开，要是单身客多带了几件行李，那恐怕只有仰天叫苦罢。

据说那天的检查，其实已经是少有的客气了，——助手只用“左右包抄”的手术，并没有“倒提葫芦”；而且也不能不说是少有的马虎了，——那么多的行李只花了四小时就“看”完了。据说这也许为的载这些行李来的，是法国邮船公司的“小广东”号。

早上八时，船靠码头，十二时许，我们飘飘然坐在人力车上，向旅馆去。马路是平整广阔的，太阳晒在身上有点烫，太阳晒在路旁的草地和成群的棕榈上，似乎那些碧绿的狭长叶子也有些发黄，太阳晒在安南人的巨大的竹笠上，窄而短的黑色绸单袍上，看去怪不协调；我是在观赏海防的“风景”了，然而我不能忘记那“黑房”。

---

① pass 英语，意即通过。

我承认我的脾气不好，我惯用“恶眼”去观看；我不喜欢安南人的极像二十五年前我们的时髦女郎的上衣似的服装，——袖口是那么窄而长，腰身是那么小，大襟，长仅及膝，而开叉又那么高，似乎到了腋下。而和这上衣（普通是深色的）相配，下边却又是白色的大脚管裤子，垂到脚背，上面则是庞大的笠子，遮掩了半个面孔。

我不喜欢这民族的服装，正如不喜欢他们那乌亮的黑牙齿和猩红的唾液，——那是因为嚼槟榔。

我也不喜欢那样的服装穿在安南女人身上，——虽然这比在男子身上好看些。我觉得这样的服装在一个女子身上，虽似飘逸，可亦近乎佻达。

至于嚼槟榔，想像起来，倒也不是怎样可憎的玩意，——我们的有闲的同胞不是常嗑西瓜子，嚼留兰香糖么？我没有嗑西瓜子的素养，也不喜欢任何口香糖，可是看见人家嗑着嚼着而觉得恶心的时候，记得也还没有过；然而这回看见了安南人的嚼槟榔，竟出乎意外地憎厌起来了，事实上嚼槟榔之可憎，远出想像之外！

这憎恶的来由，首先第一是肮脏。在街旁看见卖槟榔的小贩——女人或小孩子，蹲在地上，身边是一只小小篾篮，剖开了的鲜槟榔一瓣一瓣的摆在绿叶上，槟榔的外皮作碧绿色，内部却是灰白，这本来也不至于引起肮脏的感觉，然而因为是剖开了的，小贩的手又是照例那样黑污，篾篮左右又是照例的垃圾成堆，你会无疑惑到槟榔内部的灰白色不是本来灰白。不单是这样罢了，篾篮里还有一只半锈的小小的马口铁罐头，内

盛浓厚的白物，像是石灰浆，小贩将一根篾片搅白浆少许裹在一张槟榔叶里，像豆荚。这东西就和槟榔一同嚼的。你看见了那石灰浆似的白东西盛在半锈的马口铁罐头里，看见了这也是吃的，便自然而然会心头作恶。

憎恶的第二原因是狞恶。一个安南人如果口辅在动，那准是在那里嚼槟榔，那时，他的嘴唇边已经溢着猩红的口沫了，要是他一张嘴，那么，旧小说里常有的四个字——"血盆大嘴"，似乎正为安南人的嚼槟榔而作。

在海防安南人聚居的所在，街道上到处可见朱红色的干迹，一朵一朵的，你会错认是油漆泼翻了苏木水，其实这些就是嚼槟榔的人们吐出来的干唾液了。我曾经观察了一小时菜场，大多数的安南小贩都摆着地摊，走过鱼贩那一段时，腥咸的气味之难受固不用说，就是在那看去似颇整洁的鲜果小贩的地盘时，也饱享了一种似膻非膻的恶味，我疑心是安南人身上蒸发出来的体臭，可是同行的朋友指着满布地上的朵朵红液对我说："这还是这些东西在作怪！"

红头金身的大苍蝇有时会成群扑面而来，——它们与槟榔同样普遍。据说晚上的蚊子也是大得可怕，而且多得没有办法的，不过当天下午四时，我们就乘车往河内去了。

槟榔，红唾液，金苍蝇，蚊子，在我的观感里构成了海防的风景线。但自然，海防也有地方是没有这些的，即是"洋人"居住的地段。这是"洋人"与"土人"的界限，你即使是匆匆一过也就能够看得很明显。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